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四十一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九

起丁丑齊明帝建武四年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盡甲申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宣武帝正始元年　考異　提要分注齊明帝作齊高宗魏孝文帝作魏高祖梁武帝作梁高祖魏宣武帝作魏世宗　凡八年

丁丑齊建武四年魏太和二十一年　春正月魏立子恪為太子　考異　提要作魏主立其子恪　○齊主殺其尚書令王晏以徐孝嗣為尚書令

初晏為世祖所寵任及齊主謀廢鬱林王晏即欣然推奉及齊主即位晏自謂佐命新朝事多專決齊主

惡之始安王遥光勸齊主誅晏齊主曰晏於我有功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乎齊主默然晏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又好與賓客屏人語齊主聞之疑晏欲反遂召晏於華林省誅之并北中郎司馬蕭毅毅奢豪好弓馬故齊主因事陷之欝林王之將廢也晏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以權計相須未知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户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不暇此事及拜驃騎謂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思遠知齊主意已疑異乘閒謂曰時事稍異兄亦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敗晏外弟阮孝緒亦知晏必敗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

集

覽引火即自裁之義也詳見宋明帝泰始七年阿戎思遠小字

二月魏主如平城穆泰陸叡伏誅新興公丕以罪免死爲民

魏主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問之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泰伏誅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新興公丕不樂及變衣冠丕獨胡服於其間太子恂將遷洛陽丕子隆及弟超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口雖折難心頗然之至是有司奏隆超皆泰黨罪當族丕應從坐魏主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爲民殺隆超初丕及陸叡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魏主賜冲烈詔曰叡之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

何可得然猶聽自死免其孥戮丕連坐應死特恕為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又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司馬公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集覽　規據陘北　規猶圖謀也據拒守也陘北謂陘山之北也陘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　爵祿廢置殺生予奪　此周禮八柄也注見漢順帝陽嘉三年　刑德八柄　議於槐棘之下　注見漢後主建興元年

三月魏主殺其故太子恂

恂既廢頗自悔過中尉李彪表恂復與左右謀逆魏主賜恂死

書法

前書有罪廢爲庶人矣此其書故太子何甚魏主也恂自被廢頗知悔過中尉李彪表其謀逆遽賜之死則殺之爲過矣故斥書主是故廢不以罪誅以其罪則趙太子章前書廢太子而後書誅廢以其罪殺不以罪則魏太子恂前書有罪廢而後書殺綱目之權衡公矣終綱目書殺太子三趙太子遼魏太子恂蜀太子元膺

魏宋王劉昶卒○魏主還洛陽

魏主至龍門遣使祀夏禹至蒲阪祀虞舜至長安遣使祀周文王武王于豐鎬遂還洛陽集覽龍門

山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伊闕蒲阪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豐鎬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

秋七月魏立昭儀馮氏為后

后欲毋養太子恪恪毋高氏暴卒

八月魏主自將伐齊

魏發河北五州兵三十萬以伐齊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勰辭曰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笑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齊主聞有魏師遣軍主胡松助戍赭陽鮑舉助戍舞陰

集覽 陳思求而不允魏太祖弟陳思王上疏求自試曰臣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魏主竟不允

正誤 陳思令按陳思王曹植乃魏太祖武帝操之子世祖文帝丕之弟也質

實舞陰按一統志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東魏改臨舞縣及置期城郡隋廢郡以縣屬顯州唐始改泌陽縣乾元初屬唐州五代梁初嘗以沙州從治此宋金皆屬唐州元初因之後省本朝復置改屬南陽府

書法書伐何惡鸞也

氐帥楊靈珍叛魏

魏以氐帥楊靈珍爲南梁州刺史靈珍舉州降齊襲魏武興王楊集始集始窘急亦降于齊魏遣李崇討之

九月魏主攻齊南陽不克

初魏荆州刺史薛真度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至是引兵攻之衆

號百萬襲宛克之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孫延景數之曰卿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讐罪一也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鑾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射殺之乃得免集覽襲宛春秋釋例輕曰襲注襲掩其不備也宛注見周赧王十七年

魏伐氏克武興楊靈珍奔齊賀實武興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九年

李崇槎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之群氐散歸靈珍戰敗遂克武興靈珍奔還漢中齊以為武都王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崇為梁州刺史安集其地

冬十一月魏主圍新野遂敗齊兵于沔北

魏主至新野齊太守劉思忌拒守攻之不克築長圍以守之韓顯宗屯赭陽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常哂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尤而效之其罪彌大魏主益賢之齊主詔徐州刺史裴叔業救雍州叔業啓稱北人不樂遠行惟樂抄掠若侵敵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齊主復遣中庶子蕭衍尚書崔慧景救雍州齊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皆降於魏魏敗齊兵於沔北

發明 魏主前此伐齊數齊主之罪師出固曰有名既而返旆北旋不遂黷武亦可嘉矣今又無故稱兵則非前日之比況時方興起文治而乃侵伐不已豈其强悍之性固以殺伐爲尚乎不然何

為戎車屢駕而不知止也綱目於自將伐齊攻南陽圍新野皆書魏主于上蓋譏之爾烏有以帝王

自處而為侵城畧地之舉哉

十二月齊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敗之

齊將軍魯康祚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填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數千

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擊其營大破之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旣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太守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質實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傅脩期耳

淮水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五年

書法　魏加齊書伐齊加魏則曷爲書侵惡鸞也

齊以劉季連爲益州刺史

曲江公遙欣好武事齊主以諸子尚幼內仗遙欣外倚后弟劉暄內弟江祏故以始安王遙光爲揚州遙欣爲荊州而遙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齊主惡之南郡太守劉季連密表遙欣有異迹齊主乃以

季連爲益州刺史使
據遥欣上流以制之

高昌弑其君馬儒

是歲高昌王馬儒遣使入貢于魏求内徙魏主遣韓
安保迎之割伊吾之地五百里以居儒儒高昌人戀土
不願東遷殺儒立麴
嘉爲王復臣於柔然

質實

高昌國名按一統志本漢
時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
交河城即唐交河縣去長安八千一百里後王治務
塗谷即唐蒲類縣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漢元帝時置
戊巳校尉屯田於前王庭以其地勢高敞遂名高昌
壘壘有八城前涼張駿於交河城置高昌郡後魏初
有闞伯周者始爲高昌王其後麴嘉稱王於此自後
魏至隋皆來貢獻唐貞觀中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
及都督府開元中改金山都督府天寶初改州爲交
河郡領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縣初西突厥據

後王地與高昌相影響及高昌平懼而來降以其地置庭州領金滿蒲類輪臺三縣長安初置北庭都護府後俱陷於吐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亦謂之回鶻宋初西州回鶻遣使來貢元時號輝和爾地太祖平西域置達嚕噶齊監治之本朝其地名曰火州城東七十里曰柳陳城即唐柳中縣城西百里曰吐魯番即唐交河縣宣德初火州王哈克纖吐魯番萬戶賽音特穆爾柳陳城萬戶斡齊爾等俱遣使來貢至今不絕伊吾注見漢光武中元十五年

書法 外蕃書殺高昌非純夷也故特書誡綱目外蕃書弑六是年高昌隋開皇十七年吐谷渾十九年突厥唐貞觀十六年高麗開成四年回紇辛亥年契丹

戊齊永泰元年魏寅太和二十二年 春正月魏拔新野齊沔北守將皆棄

城走

魏攻新野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殺之於是沔北大震湖陽赭陽戍主及南鄉太守相繼南遁舞陰戍主黄瑶起爲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臠而食之

書法　於是執齊太守劉思忌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殺之則死節也其不書何惡臠也失身於弑逆之朝雖死節如思忌不書綱目之惡臠甚矣

齊主殺其河東王鉉等十人集覽　鉉胡畎反

齊主有疾以近親寡弱而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欲盡除之以問太尉陳顯達對曰此等何足介慮以問始安王遥光遥光以爲當以次施行遥光每與齊主屏人久語畢齊主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

齊主疾甚暴絶遥光遂殺河東王鉉南康王子琳等十人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江泌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

二月魏人克宛三月敗齊兵于鄧城

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三月崔慧景至襄陽沔北五郡已没慧景與蕭衍及軍主劉山陽傅法憲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諸軍登城拒守時將士蓐食輕行皆有飢懼之色慧景於南門拔軍去諸軍不相知相繼皆遁山陽斷後死戰且戰且却魏兵夾路射之士卒赴溝死者相枕山陽苦戰魏兵乃退諸軍皆還襄陽魏主以十萬衆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去如懸瓠

魏攻齊義陽齊圍魏渦陽以救之義陽圍解齊師亦潰

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齊裴叔業圍渦陽以救之魏南兖州刺史孟表守渦陽糧盡食草木皮葉魏主使將軍傅永劉藻高聰等救渦陽叔業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王肅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曰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兵退明日士衆犇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

集覽 義陽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渦陽縣在渦水之北故名渦陽渦通作過音古禾反說文過水受淮陽扶溝浪蕩渠東入淮

質實 渦陽按一統志本後魏之縣名屬譙郡以縣在渦水之北故名隋改曰淝水縣大業中復改爲山桑縣唐改蒙城縣五代及宋俱因

之金屬壽州元屬安豐路本朝改屬鳳陽府

魏中尉李彪免僕射李沖卒

彪家世孤微初遊代都以李沖好士傾心附之沖亦重其才學禮遇甚厚公私汲引及爲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沖稍稍踈之唯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沖浸銜之及魏主南伐彪與沖及任城王澄共掌留務彪性剛豪多所乖異數與沖爭辨形於聲色自以身為法官他人莫能糾劾事多專恣沖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上表劾之請付廷尉魏主覽表歎悵久之曰道固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爲滿也有司處彪大辟魏主宥之除名而已沖雅性溫厚及收彪之際瞋目大呼投折几案詈辱肆口遂發病荒悸言語錯謬醫不能療或以爲肝裂旬餘而卒魏主哭之悲不自勝沖

勤敏彊力久處要劇終日視事未嘗厭倦纔四十而
髮白兄弟四毋少多忿競及沖貴祿賜與共之更成
敦睦然多援引族姻私以官爵 集覽留務留守之事
一家歲祿萬匹人以此少之 務道固李彪字
少之輕
之曰少

魏以彭城王勰爲宗師

魏以勰為宗師使督察
宗室有不率敎者以聞

夏四月齊大司馬王敬則反會稽至曲阿敗死

齊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
安齊主外雖禮之而内實相疑聞其衰老且居内地
故得少寛敬則世子仲雄善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
借之仲雄作懊儂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

曰居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齊主愈猜愧會疾病乃
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防敬則敬則聞之
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
受金甖金甖謂鴆也徐州行事謝朓敬則子壻也敬
則子幼隆遣人告之朓執其使以聞敬則五官王公
林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不應
召山陰令王詢問發丁可得幾人詢稱縣丁猝不可
集敬則怒將出斬之公林又諫曰凡事皆可悔惟此
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我作事何關
汝小子遂舉兵反前中書令何胤隱居若邪山敬則
欲劫以為尚書令長史王弄璋等諫曰何令高蹈必
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名賢事必不濟乃
止胤尚之之孫也敬則以奉南康侯子恪為名子恪
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遂勸齊主盡誅高武子
孫於是悉名入宮孩幼者與乳母俱入須三更當盡
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而齊主眠不起

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左右單景雋謀少留其事須臾齊主覺景雋啟于恪已至齊主驚問曰未邪未邪景雋具對齊主撫牀曰遥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餼明日悉遣還第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張瓌遣人拒之聞鼓聲皆散走瓌逃民間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至武進陵口慟哭而過曲阿令丘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如此則大事濟矣以是敬則軍不得進五月齊主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將軍胡松等築壘於曲阿長岡敬則急攻之臺軍不能敵欲進而圍不開各死戰松引騎兵突其後敬則軍大敗斬之是時齊主疾已篤敬則倉猝東起朝廷震懼太子寶卷急裝欲走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策計汝父子惟有走耳晉陵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衆太守王瞻言愚民易動不足窮法許之所全活以萬數謝朓

以功遷吏部郎三讓不許中書疑朓官未及讓祭酒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謝今所讓又別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闕官之大小邪朓妻常懷刀欲刺朓朓不敢相見

集覽 焦尾琴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故名懊憹歌懊憹音與農琴歌名謂懊惱而復憢憹也大宋重修廣韻注憢憹悅也儂音農我也吳人語敬則五官王敬則之屬官王公林也為詹事五官官詎不官猶稱官人詎不猶言豈不若邪山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自歸漢書鼂錯入官自歸注自歸帝前首露檀公三十六策走爲上策此譏檀道濟避魏之語

正誤 敬則五官今按自晉以來諸郡有五官掾懊憹歌今按懊憹歌俗間訛謡之曲見晉書樂志何起音義懊烏浩切憹奴浩切與惱同

質實 武進按一統志三國魏之縣名屬吳郡晉太康初別置武進縣於丹陽之東境太興初於武進

僑置南蘭陵郡梁天監中改為蘭陵縣屬南蘭陵郡隋省入曲阿屬江都郡唐武德中復置武進縣貞觀中省入晉陵垂拱初復置五代楊吳時徙治郡城與晉陵俱為附郭縣宋元俱仍舊本朝以晉陵縣省入改屬常州府曲阿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晉陵晉之縣名屬晉陵郡宋齊梁陳皆因之隋初屬毘陵郡後屬常州唐宋仍舊元屬常州路本朝省入武進縣為常州府治所今為公舘在焉

書法 綱目惡鸞則敬則曷為以反書道成弑逆敬則有力焉若是而予之可乎故齊鸞可惡敬則則不可予也然則敬則實斬其不書伏誅何所以微示惡鸞之意也

發明 敬則高武舊將當蕭鸞弑逆之時不能討之乃俛首事賊既受其大司馬之命矣又復舉兵何哉以反書之敗死宜矣

秋七月魏省宮掖費用以給軍賞

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魏主乃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減半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書法

特筆也

齊以蕭衍爲雍州刺史○齊主鸞殂太子寶卷立

齊主性情多慮簡於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覡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秘之至是殂遺詔以徐孝嗣為尚書令沈文季江祏為僕射江祀為侍中劉暄為衛尉軍政事委陳太尉衆事委孝嗣遥光坦之江祏大事與文季祀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寶卷即位惡靈柩

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俯仰幘脫寶卷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鶖啼來乎

集覽禿鶖詩白華有鶖在梁注鶖禿鶖也狀如鶴性貪惡

正誤禿鶖今按齊主寶卷見羊闡入臨脫幘無髮故笑曰禿鶖啼來乎以其頭禿而頸長也豈為性貪惡哉

八月高車叛魏九月魏主引兵還討降之考異提要主下有自齊二字討當作擊

魏發高車兵南伐高車憚遠役奉袁紇樹者為主相帥北叛魏主遣將軍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還更命將軍江陽王繼討之尋聞齊高宗殂下詔稱禮不伐喪引兵還北伐高車會得疾甚篤彭城王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遠近肅然人無異議又密為壇於汝水之濱告天地及顯祖乞以身代魏主疾有間十一

月至鄴江陽王繼上言高車頑昧避役逃遁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推檢斬魁首一人餘加慰撫若悔悟從役即令赴軍從之於是叛者往往自歸繼先遣人慰諭樹者樹者亡入柔然尋自悔相帥出降魏主善之曰江陽可大任也遂班師 集覽 高車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汝水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乞以身代昔周武王有疾周公請命三王乞以身代其死即此疾有閒 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三年稍閒

己巳齊主寶卷永元元年卯魏太和二十三年 春正月齊遣太尉陳顯達帥師侵魏

顯達督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魏遣將軍元英拒之

書法於是齊主鸞殂矣亦書侵何實卷固不足以言伐也

魏主還洛陽

魏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来舊俗少變不對曰聖化日新魏主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襖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耶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

魏后馮氏有罪退處後宮

魏主連年在外馮后私於宦官高菩薩魏主還洛收菩薩等案問具伏以文明太后故不忍廢賜后辭訣入居後宮諸嬪御奉之猶如后禮惟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初馮熙以太后兄尚公主生三女二為皇后一為昭儀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熙為太保子誕為司徒脩為侍中聿為黄門郎侍郎崔光嘗謂聿曰

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君無故詛我何也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脩以罪黜誕熙辛幽后廢聿亦擯棄馮氏遂衰

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二月齊師取魏馬圈南鄉三月魏主自將禦之齊師敗績 質實 馬圈戍名

齊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城中食盡突圍走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又遣軍進擊南鄉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不親行無以制之遂發洛陽崔慧景攻魏順陽魏主遣將軍慕容平城救之時魏主久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飲食必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魏主以勰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

要臣得專心醫藥魏主曰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皆憑於汝何容更請人乎命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南走魏收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犇至漢水而還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也軍入汋均口馮道根曰汋均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鄧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御史奏免顯達官不許更以為江州刺史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

集覽

南鄉注見晉穆帝永和十年 汋均口史炤釋文曰汋均皆水名汋市若反陂名在宋地汋字本作均並音鈞水出析縣北山入沔案漢地志川水東來折入汋水今均州因汋水為名汋均口在襄陽之西

質實

六軍周禮天子六軍疏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蓋禁

旅之名也漢水按一統志源出隴西郡嶓冢山由漢中府流經鄖縣均州光化縣至襄陽府城北又東南經宜城縣抵安陸州至大別山入於江其水因地而名曰漾曰沔曰漢曰滄浪蓋總名為漢別言之則有四耳均口注見晉穆帝永和十年鄀城梁之郡名治陰城縣即秦之鄼縣漢封蕭何於此後周廢入陰城縣故城在襄陽府光化縣東北漢江上

夏四月魏主宏殂于穀塘原后馮氏伏誅太子恪立

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吾病殆必不起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惟在於汝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猶受顧托况汝親賢可不勉之勰泣曰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内莫及今復任以元宰總握機政震主之聲取罪必矣陛下愛臣吏為未盡始終之美魏主黙然久之乃手詔太子曰

汝叔父勰清規懋徳松竹爲心吾百年後其聽勰辭蟬冕遂其沖挹之性又謂勰曰後宮久乖陰徳吾死後可賜自盡葬以后禮遂以北海王詳爲司空王肅爲尚書令廣陽王嘉爲左僕射宋弁爲吏部尚書與太尉禧僕射澄六人輔政四月殂于穀塘原高祖友愛諸弟始終無間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邂逅不肖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之勿爲他人有也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嚴於大臣無所容貸然人有小過常多闊畧郊廟之祭未嘗不親其禮每出巡遊有司奏脩道路輙曰粗脩橋梁通車馬而已勿去草剗令平也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内禁士卒無得踐傷粟稲或伐民樹皆留絹償之宮室非不得已不脩衣冠浣濯而服之鞍勒鐵木而已幼多力善射及年十五遂不復畋獵常謂史官曰時事不

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已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諫以陳顯達去尚未遠秘不發喪從御卧輿勰出入神色無異遣使奉詔徵太子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臺舉止無變太子至魯陽遇梓宮乃發喪即位以遺詔賜馮后死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密防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間隙咸陽王禧至謂勰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等聞馮后死相謂曰設無遺詔亦當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耶

集覽 霍子孟諸葛孔明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蟬冕注見高帝建元二年魯陽注見漢靈帝初平元年彥和 彭城王勰自稱其字

書法 於是太子發喪即位始以遺詔賜馮氏死此其先書伏誅何所以著魏主之意也不先書

伏誅則是太子殺之矣是故著魏主之意則先書后馮氏伏誅而後書太子恪立著漢主之意則先書杜重威伏誅而後書漢主承祐立終綱目后書伏誅二魏馮后唐韋后賀善贊曰孝文在位二十九年綱目書其善政二十五已親政居十三自居喪外書禮樂之事二十八而書始者七已親政居二十書崇先聖興學校之事八已親政居其五至祠孔子綱目特以如魯城書之與書過書至書進至者又異矣故謚之曰文宜哉

發明孝文魏之賢主所失者用兵不息爾馬圈之陷豈無將臣可遣而必親行耶不終于正寢而終于穀塘原書之于冊亦可惜也

魏以彭城王勰爲驃騎大將軍都督冀定七州軍事

魏主恪欲以彭城王勰為相勰屢陳遺旨請遂素懷魏主對之悲慟勰懇請不已乃以為定州刺史猶固辭不許乃之官

魏僕射任城王澄免

澄以王肅羇旅而位加已上誣以謀叛案驗不實坐免

魏主追尊其母高氏爲后

魏主追尊皇妣高氏爲文昭皇后配享高祖封后兄肇為平原公顯為澄城公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秋八月齊主殺其僕射江祏侍中江祀始安王遥光起兵東城右將軍蕭坦之討平之質實

東城注見漢高帝五年

齊主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内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張弘策曰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乃密脩武備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竹木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時衍兄懿罷益州還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説懿曰六貴比肩争權相圖主上媟近左右慓輕忍虐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狭徒為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祏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説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懿不從齊主稍欲行意

而江祏執制堅確左右茹法珍等亦每為所裁折無不切齒祏以齊主失德寢彰議廢之而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嘗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情暄由是忌寶玄不同祏議謀於始安王遥光遥光自以年長意欲自取以微旨動祏祀亦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遥光祏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時居喪起復謂祏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為此恐四方瓦解也遂還宅行喪遥光遣所親劉渢致意於謝朓欲引以為黨朓不答頃之遥光以朓兼衛尉朓懼即以其謀告左興盛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暄馳告遥光及祏收朓付廷尉死獄中暄又以遥光若立則已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祏議故祏遲疑久不決遥光大怒遣左右刺暄暄覺之遂發祏謀齊主收祏祀殺之自是無所忌憚益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叫戲馬常以五更就寢日晡乃起臺閣案

奏聞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五省黄案皆為宦者裏魚肉還家遥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荆州刺史遥欣密謀舉兵將發而遥欣卒江祏誅遥光懼陽狂稱疾不復入臺謀舉兵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將軍垣歷生說遥光夜攻臺燒城門遥光狐疑不敢出向曉有詔名徐孝嗣屯衛宫城蕭坦之率臺軍討遥光遥光遣歷生出戰臺軍屢敗遥光諮議蕭暢潜出詣臺自歸衆情大沮垣歷生出戰因棄矟降至夜城潰遥光扶矟牀下軍人牽出斬之以孝嗣為司空文季坦之為僕射

集覽

御刀應敕執捉刀戟以為儀衛聽應敕令之人沈之檀溪沈去聲投之水中也明年取出以裝艦檀溪在襄陽府襄陽縣西南又在隨州隨縣案郡縣志云三國漢先主乘的顱馬西走至檀溪一躍而過即此趙王倫晉宣帝第九子名倫封趙王後篡位遷惠帝於金墉城聽人穿鼻漢書注穿鼻者控制之義也渭陽

情注見漢章帝建初八年居喪起復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若事急則奪其哀毀之情彊起令復視事也石林過庭錄云至和間富鄭公曰韓魏公嘗與臣論起復不是朝廷好事又注見五代晉主重貴開運元年淍房戎反扶匐扶本作匍手行也匐本作伏言伏地也詩谷風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記檀弓作扶服救之鄭玄云扶服並如字又扶音蒱服音蒲北反又孔子閒居作匍匐音並同

質實

檀溪按一統志在襄陽府西四里漢昭烈乘的顱西走至此溪一躍而過梁武帝鎮荊州潛造器械伐竹木沈檀溪為舟裝之備即此處今已涸

書法

祏祀遥光謀廢主則反也書殺書起兵何惡實卷也然則遥光書起兵矣曷為復書討遥光非次志欲自立予之是亂未已也是故書起兵所以示為人主者之戒書討所以正為人臣者之分

上書殺僕射江祏侍中江祀則見齊主之失德故下書遥光起兵不書其反然而不免書

發明

討者所以正君臣之分也遥光助桀為虐凡蕭鸞猜忌忍虐濫殺諸王皆遥光賛成之卒亦不保其身是豈果無天道邪

魏南徐州刺史沈陵犇齊

魏徐州刺史京兆王愉年少軍府事皆決於長史盧淵淵知南徐州刺史沈陵將叛敕諸城潛為之備屢以表聞朝廷不聽陵遂殺將佐帥宿豫之衆犇齊濱淮諸戍以有備得全郡縣捕送陵黨淵撫而赦之衆心乃安

閏月齊主殺其僕射蕭坦之領軍劉暄

江祏等既敗齊主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撗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至

是齋主遣兵圍其宅而殺之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齋主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閤徐世摽曰明帝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遂亦殺之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齋主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齋主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不疑於是大臣人人莫敢自保

集覽 世摽匹沼反 隆昌事廢帝昭業隆昌元年即明帝建武元年也蕭鸞殺昭業

正誤 隆昌事今按齋主昭業即位改元隆昌與向肖謀誅蕭鸞肖依違諫說齋主意復止是年七月遂為鸞所弑故鸞戒其子寶卷言作事不可在人後

九月魏主謁長陵質實 長陵按一統志魏文帝陵也在汝寧府汝州東南大龍山顛

欲引白衣吳人茹皓同車皓奮衣將登給事黄門侍郎元匡進諫魏主推之使下皓失色而退

冬十月齋主殺其司空徐孝嗣將軍沈文季

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中郎將許準為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須齊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沈文季自託老疾不預朝權侍中沈昭畧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至是齊主召孝嗣文季昭畧入華林省使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畧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

十二月齊太尉陳顯達舉兵襲建康敗死

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導從鹵簿止用羸小者數十人及齊主立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有疾不治既而自愈聞齊主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乃舉兵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齊主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為主齊主以崔慧景為平南將軍督諸軍擊

顯達將軍胡松據梁山左興盛屯杜姥宅十二月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康震恐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潛軍夜渡襲宮城不克退走臺軍追斬之庾弘遠被執臨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其子子曜抱父乞代并殺之齊主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犯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驚震啼號塞道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寄產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能去因剖其腹視其男女又好擔幢侍御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嘗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矟急裝縛袴乘馬驅馳晷不暇息

集覽 鹵簿注見晉成帝咸康二年杜姥宅晉成恭杜皇后母裴氏第

子路結纓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也衛靈公太子蒯聵有過出奔及靈公卒太子之子輒立是為出公後蒯聵作亂攻出公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其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顔師古曰組之小者曰纓纓冠繫也繞於項下以維其冠樵蘇注見漢後主建興八年好擔幢好愛擔荷幢幡也本紀曰有白虎幢高一丈五尺齊主嘗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袴褶騎服也褶似入反質實按一統志在和州城南七十五里俯瞰大江梁山與博望山對峙如門亦謂之天門山

癸明蕭坦之有討平遥光之功劉暄元舅徐孝嗣沈文季大臣皆無罪見殺故顯達書舉兵而不書反是皆權其輕重者也惟惡寶卷之不道而欲正之也是以書法如此

魏以郭祚爲吏部尚書

王肅爲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侍中郭祚兼吏部尚書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庚辰 齊永元二年 魏世宗宣武帝恪景明元年

春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陽叛降于魏魏遣司徒彭城王勰鎮之

叔業聞齊主數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群小用事豈能及遠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叔業沈疑未決乃遣子芬之入建康爲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勸其早

降叔業遂遣使奉表降魏魏遣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將軍王肅帥步騎十萬赴之復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領揚州刺史鎮壽陽叔業尋卒

集覽 横江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壽陽郡名春秋六蓼國地隋曰壽州唐改壽春郡宋陞壽春府後改安豐軍治壽春縣今改為下蔡

質實 横江按一統志在和州城東南二十五里直江南采石渡處壽陽東晉之郡名治壽春縣元魏改置揚州梁改豫州東魏北齊復為揚州陳為豫州後周又為揚州皆治於此隋初置壽州後改淮南郡唐為壽州天寶初改壽春郡乾元初復為壽州五代唐為順化軍南唐改清淮軍宋置壽春府後改安豐軍元置安豐路本朝改為壽州以壽春縣省入鳳陽府

書法 寶卷之世反不書反據遥光陳顯達崔慧景此其書叛何無匡國之心而挈地以與人則

叛而已矣

三月齊巴西亂討平之○魏敗齊師于壽陽遂取合肥建安質實合肥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四年盧江郡建安軍名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迎鑾鎮

齊豫州刺史蕭懿遣司馬陳伯之等泝淮而上以逼壽陽魏彭城王勰王肅擊大破之進攻合肥擒齊將李叔獻統軍宇文福言於勰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義陽易圖不得則壽陽難保勰然之使福攻建安建安降

夏四月齊遣將軍崔慧景將兵討壽陽慧景還兵奉江夏王寶玄逼建康兵敗皆死

齊主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自出送之

名慧景單騎而進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既出喜甚過

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

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

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

廣陵司馬崔恭祖納之齊主遣左興盛督諸軍以討

之慧景濟江遣使奉江夏王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

而密與相應分部軍衆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拔之

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

惟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

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譟臨城臺軍驚散宮

門閉慧景引衆圍之左興盛走逃淮渚慧景擒殺之

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齊主遣密使告之懿

方食投箸而起自采石濟江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

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不從至是請擊懿軍又不許

猶遣崔覺將數千人度南岸戰敗恭祖掠得東宮女

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詣城降衆心離壞慧景將腹心數人潜去從者於道稍散為人所殺竇玄逃亡數日乃出齊主[illegible]之初慧景欲交處士何點點不顧及圍建康逼召點點往赴之日談佛義不及軍事慧景敗齊主欲殺點蕭暢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易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齊主乃止點胤之兄也

集覽 小峴山在安豐六安縣以鄉邪竹里按一統志有大峴山故名小峴峴胡典反

質實 山名在應天府句容縣北六十里塗甚傾險號爲翻車峴蔣山在應天府東北山周迴六十里漢秣陵尉蔣子文逐盜死於此故名龍尾山名在應天府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大茅峯之東隱然而高狀若龍尾近南與疊玉山相連小峴山名在和州含山縣北二十里舊名昭關兩山峙立爲廬濠往來之衝其口險隘可守禦宋紹興間張浚因山築城置水櫃遏金人於此

書法　反也書還兵何悪寳巻也於是蕭懿聞難投著而起將兵濟江遂敗崔覺則狥國也曷為不書悪寳巻也是故悪鸞則劉思忌之死難不書悪寳巻則蕭懿之狥國不書綱目於寳巻之世多特筆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齊以蕭懿爲尚書令○齊曲赦建康徐兗

先是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嬖倖用事誣富家為賊黨殺而籍其貲或謂中書舍人王咺之曰赦書無信人情大恐咺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而嬖倖貪虐如初是時齊主所寵左右凡三十二人黄門十人直閤徐世摽素被委任其黨茹法珍梅蟲兒等與之爭權譖殺之自是二人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敕王咺之專掌文翰與相唇齒齊主呼所幸潘貴妃父寳慶及法珍爲阿丈蟲兒及營兵俞靈韻為阿兄

數往諸刀敕家遊宴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
延及親鄰皆盡殺其男口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
伥子最有寵參預朝政咺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
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
莫不慴 集覽 咺之咺音呼遠反諸刀敕家注見去年
息焉 御刀應敕伥子伥抽良反說文狂也

秋八月齊攻魏壽陽魏人擊敗之遂取淮南地

初齊將軍陳伯之再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汝陰
太守傅永將郡兵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
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直南趣淮夜進入城
勰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得見不意卿能
至也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旨
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至
是勰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伯之遁還
淮南遂入于魏魏主召勰還以王肅為揚州刺史 集

覽汝陰春秋胡子國秦滅楚爲潁川郡地兩漢爲汝
南郡之汝陰也今潁州是淮口淮水之口在淮安
州宋樂史寰宇記曰今公路浦即淮口也袁術過此
因改名焉水經注云淮水在山陽北五里肥口肥水
之口廬江四辨曰水出合肥西北雞鳴山北流二十
里分爲二其一東南流入巢湖其一西北流出壽春
而投
于淮
質實
汝陰按一統志漢之縣名屬汝南郡曹魏
置汝陰郡後魏置潁川取水爲名齊罷州
置郡隋初廢大業初復置唐初置信州尋改潁州天
寶初改汝陰郡乾元初復爲潁州五代因之宋置順
昌軍政和中改順昌府治汝陰縣金復爲潁州元屬
汝寧府本朝因之改屬鳳陽府淮口淮水之口也
發源自桐栢山入潁上縣界至壽州西北合肥水至
懷遠縣合渦水東流歷鳳陽府北境又東北入泗州
至清河口會泗水東入于海肥口肥水之口也在廬
州府城南七十五里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分爲

二一東南流入巢湖一西北流入淮水爾雅歸異出同曰肥

書法　書魏壽陽何以壽陽予魏也魏納齊叛則曷爲予之寶卷昏狂不能自有其地魏固可得而有之也然則裴叔業何以書叛不書叛則挈地以與人者接跡於天下矣是故前書討所以正叛臣之罪令書攻所以示昏君之貶

齊後宮火

齊後宮火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齊主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嬖倖因縁爲姦利課一輸十百姓困盡號泣道路集

覽柏梁既災漢武太初元年柏梁臺災遂作建章宮

冬十月齊王殺其尚書令蕭懿

蕭懿之入援也蕭衍使所親馳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也如其不爾便託外拒遂還歷陽若但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弟暢爲衛尉掌管籥時齊主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等憚懿說齊主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齊主然之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至是齊主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唯融捕得被誅

集

覽高而無民必生後悔易乾卦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管繇注

見晉明帝太寧三年

書法寶卷殺人綱目無不斥書主者所以深惡之也綱目於刑殺專斥書主者五君焉宋子業

齊寶卷北齊高洋高緯陳叔寶皆淫虐之主也

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錄尚書事

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復爲魏主所留固辭不免常悽然歎息勰爲人美風儀好文史小心謹慎未嘗有過雖閒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

謁

十一月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荆州事蕭穎胄亦以南康王寶融起兵江陵

初齊主疑衍有異志使直後鄭植往刺之衍知之置酒於其弟寧蠻長史紹叔家謂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乃可取良會也及聞懿死夜召張弘策等入宅定議明日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時南康王寶融為荆州刺史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齊主遣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將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穎胄疑未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穎達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天虎往人皆有書今段乘驛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

具彼問人問天虎而無所說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隐
其事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
函定一州矣山陽果遲回不上穎胄大懼夜呼參軍
席闡文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
復一日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
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
成矣山陽既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
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雍州之事且藉
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也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旦穎胄謂天虎曰
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山
陽山陽大喜單車詣穎胄伏兵斬之乃以南康王寶
融教纂嚴以蕭行都督前鋒穎胄都督行留諸軍事
穎胄有器量既舉大事虛心委已衆情歸之送劉山
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行
曰舉兵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

疑忌若頻兵十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況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遂表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頴胄及司馬夏侯詳移檄建康州郡數齊主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遣將軍楊公則向湘州參軍鄧元起向夏口夏侯詳之子亶為殿中主帥自建康亡歸稱奉宣德太后令南康王纂承皇祚方俟清宮未即大號可封十郡為宣城王相國荆州牧選百官太后海陵王之母也廢居宣德宮故亶假而稱之竟陵太守曹景宗遣人說衍迎寶融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謂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進為人所使此豈他日之長計乎弘策以告衍曰若前塗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其克捷則威震四海誰敢不從豈碌碌受人處分者邪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上庸太守韋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

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翕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馮道根居母喪亦帥鄉人子弟來赴齊主聞劉山陽死遣將軍薛元嗣等將兵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冲使拒西師又使將軍房僧寄守魯山

集覽 建牙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牙門蕭令君謂尚書令蕭懿被殺也以寶融教纂嚴用寶融之教令纂集兵嚴也節下注見晉成帝咸康四年碌碌老子曰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言玉之混石不可以一一數也或作陸陸一作錄錄王邵曰陸錄並借字上庸注見周赧王十一年魯山注見晉安帝元興三年

正誤 碌碌令按碌碌猶錄錄謂庸人不異於衆也

書法 於是寶融以衍都督前鋒則殊衍於寶融何衍首義也故額冑書亦亦者繼事之辭也

發明 有君臣之定分有古今之常理下不犯上卑不抗尊此君臣之定分也撫后虐讎歸仁去

暴此古今之常理也殷紂之時文王囚於羑里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守君臣之定分不敢踰也湯武之興魁壺漿之望伸徯后之心救民於水火之中順古今之常理不敢悖也春秋正名定分之典弑則書弑叛則書叛未嘗有一毫少貸至於國君見逐於其臣則必以自奔爲文者何哉天生烝民立之司牧政將使之撫綏保養以遂斯民之生而已豈固使之肆虐於民上哉澄源正本必謹其端而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是固古今之常理也綱目正名定分取法春秋其於書法尤所加謹故夫請誅君側如晉之王處仲王恭之徒非無詞可執乃皆以反書之至於秦之陳勝吳廣之類則必書其起兵綱目豈故厚於勝廣輩而薄於處仲王恭之徒耶荒淫不道流虐于民則有時日曷喪欲與偕亡之心爲君至是固不止一獨夫而已有如實卷之事豈可復以人理論之綱目於蕭衍頴胄一

則曰起兵二則曰起兵書法若此夫豈抑君而臣是助哉亦曰順古今之常理以天地爲心以生民爲念者也造化無私福善而禍淫王法無私勸善而懲惡居人上者毋徒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辛巳齊和帝寶融中興元年魏景明二年

考異 按齊王寶卷三月被廢分注當云齊永元三年和帝寶融中興元年

集覽 中興元年凡王室中否而再興謂之中興春秋序紹開中興注中丁仲反

春正月

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蕭衍發襄陽

齊南康王稱相國以蕭穎胄爲左長史蕭衍爲征東將軍蕭衍發襄陽留弟偉總府州事憺守壘城

書法 相國寶融自稱也不書自稱何予寶融也曷爲予之寶卷昏狂宜代之者寶融而已

魏彭城王勰歸第以咸陽王禧爲太保北海王詳爲大

將軍錄尚書事于烈為領軍

魏太尉咸陽王禧不親政務驕奢貪淫魏主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羽林虎賁烈以無詔拒之禧復遣謂曰我天子叔父身為元輔有所求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為恒州刺史烈遂稱疾不出北海王詳密以禧過惡白帝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帝然之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復以于烈為領軍軍國大事皆得參焉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趙脩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脩尤親幸旬月間累遷至光祿卿每遷官魏主親至其宅設宴王公皆從

二月齊蕭衍圍郢城

齊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爲前軍至漢口諸將議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濶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絶我軍後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荆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鄖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卧取之耳乃使茂等濟江張冲遣兵迎戰茂等擊破之冲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楊公則舉湘州之衆會于夏口蕭穎冑命荆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以劉坦行湘州事坦先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下車選吏詣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荆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三月張冲病卒將軍薛元嗣與冲子孜内史程茂等共守郢城

集覽 西陽注見晉懷帝永嘉元年犄角注見漢昭烈帝章武二年鄖城鄖于分反古漢南

之國春秋楚郢公鍾儀邑也在江夏郡雲杜縣方舟爾雅方舟者併兩舟而行質實漢口按一統志在漢陽府城東北三十里大別山北即漢水與漢水合流入江處

三月齊相國南康王寶融廢其君寶卷爲涪陵王而自立

齊南康王寶融即位於江陵改元以蕭頴胄為尚書令荆州刺史蕭衍為左僕射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黃鉞夏侯詳為中領軍封庶人寶卷為涪陵王寶卷以陳伯之爲江州刺史西擊荆雍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等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許

書法於是寶融自立於江陵遥廢寶卷耳曷為書之如恒辟宜廢也故自是寶卷皆書齊涪陵

王此綱目之新例也終綱目一見而已矣

發明是時寶融在江陵寶卷猶據尊位雖有廢立之詞其實寶卷初未嘗爲寶融所廢也而綱目已如此書之者寶卷肆虐罪當廢黜故從而予之若真廢立然者爾葢予寶融正所以惡寶卷也其旨嚴矣

夏五月魏咸陽王禧謀反伏誅

魏主既親政事嬖倖擅權禧意不自安與妃兄李伯尚氏王楊集始等謀反會魏主出獵北邙禧欲發兵衆情不壹至晡遂散集始既出即馳至北邙告之魏主倉猝不知所爲左中郎將于忠曰臣父留守必無所慮魏主遣忠馳覲之于烈已分兵嚴備使忠還奏曰此屬猖狂不足爲慮願陛下清蹕徐還以安物望

魏主遂還烈遣直閤叔孫侯收禧賜死於第以其家財分賜高肇趙脩之家及中外百官魏主以禧無故而反由是益疎忌宗室　集覽清蹕天子出則稱警示戒肅也入則言蹕所以止行人清道也

齊巴東巴西郡遣兵擊荆州

巴西大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不從蕭穎胄之命惠訓遣子璝將兵擊穎胄穎胄遣劉孝慶屯峽口拒質實峽口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之

書法　寶融廢君自立休烈惠訓遣兵討之則義也不名之而書擊何惡寶卷也寶卷宜廢故雖守正如二子者畧而不書所以戒無道也

齊涪陵王遣軍救郢州屯加湖

齊涪陵王寶卷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救郢州屯巴口六月西臺遣席闡文勞蕭衍軍齎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衍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搤吾咽喉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以持久鄧元起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後即應鎮守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相次土崩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擁數州之兵以誅群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卿為我輩白鎮軍前途

攻取但以見付但借鎮軍請鎮之耳子陽等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築壘自固房僧寄病卒衆推軍主孫樂祖代守魯山

集覽 脫距脫儻或之義距通作拒抵也鎮軍謂蕭穎冑加湖在郢州東三十里

書法 救書次譏也此次也書屯何不以不急君病子陽也子陽則曷爲不以不急君病之惡寶卷也寶卷宜廢故雖不急君如子陽不書名書軍不書次書屯其旨深矣終綱目救書次五書屯者一而已詳周赧王五十七年

秋七月齊雍州刺史張欣泰謀立建安王寶寅不克而死

齊涪陵王寶卷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墻撤屋而徙之於苑中立市使宮

八宦者共為稗販以潘貴妃為市令自為録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又好巫覡左右詐云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寶卷大怒拔刀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為高宗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欣時密謀結胡松及王靈秀鴻選等誅諸姦倖廢寶卷會寶卷遣中書舍人馮元嗣救郢茹法珍梅蟲兒李居士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於坐殺元嗣明泰傷蟲兒居士法珍等散走靈秀詣石頭迎建安王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入宮會法珍得返閉門上仗鴻選亦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暝人皆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出寶卷復其爵位欣泰與胡松皆被誅

集覽 稗販 稗旁卦反唐陸贄傳篝稗販之緒注稗謂小販之民也一本稗作裨刋誤耳縛菰記內則注菰彫胡也爾雅翼云江南人呼茭草

質實 芳樂苑按一統志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齊東昏侯

即開武堂為苑又於苑中立店肆為市又有青林苑西枕後湖

發明寶融既立而寶卷猶在張欣泰又謀立寶寅烏有一國三天子哉然而綱目亦不以反書則其惡寶卷也益甚矣

齊蕭衍克加湖魯山郢城降

齊蕭衍使王茂曹仲宗等乘水漲襲加湖加湖潰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魯山乏糧將奔夏口蕭衍斷其走路孫樂祖以城降程茂薛元嗣亦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十七八茂元嗣議降使張孜為書與衍張冲故吏房長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惟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

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張弘策庾域亦以爲然衍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畫如在目中

集覽郎君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六年坐守嵩一注見漢惠帝二年以荷析薪左傳昭七年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注荷擔也以微薄喻貴重

正誤以荷析薪今按房長瑜意本左傳父能析薪子乃不能負荷以歸謂張孜當守其父成業以荷所析之薪也

魏揚州刺史安國侯王肅卒

初肅以父死非命四年不除喪高祖曰三年之喪賢者不敢過命肅以祥禫之禮除喪然肅猶素服不聽

樂終身至是卒於壽陽謚曰宣簡

齊殺其寧朔將軍崔偃

崔慧景之死也其少子偃逃潛得免及西臺建以偃為寧朔將軍偃上書曰臣惟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介之屈尚望陛下申之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此尚弗恤其餘何冀豈可幸小民之無識而罔之若使曉然知其情節相帥而逃陛下將何以應之哉事寢不報偃又上書曰近冒陳江夏之寃非敢以父子之親而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而實是人臣先臣奉臣逆君為不可未審今之嚴兵勁卒方指象魏者其故何哉臣謹按鎮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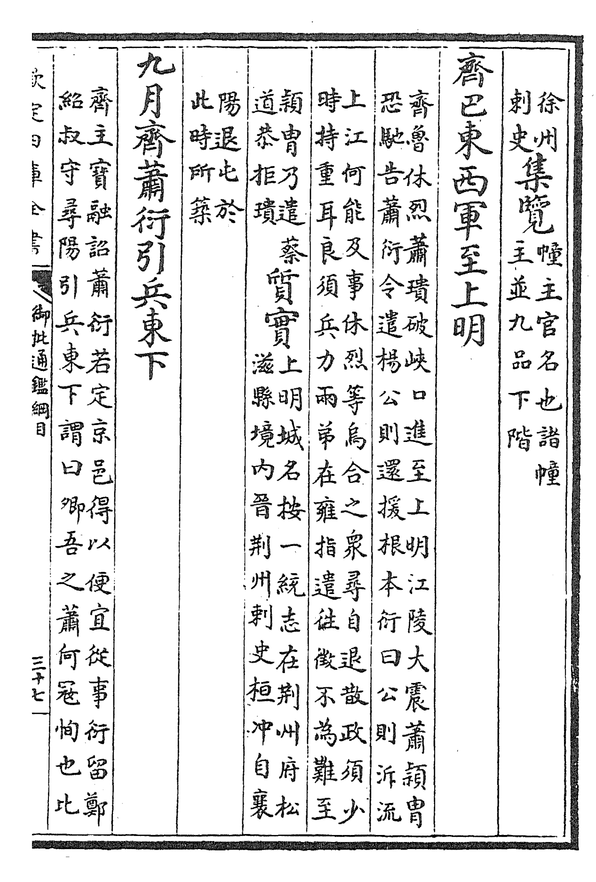
將軍臣顗胄中領軍臣詳皆社稷之臣也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主亡與亡而不爲陛下暫然一言知而不言不忠不知而不言不知臣言畢矣乞就湯鑊然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董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伸而爲褒貶顧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耳齊主優詔報之尋收下獄殺之

【集覽】江夏王蕭寶玄也去年反象魏注見漢後主建興五年主亡與亡注見漢文帝元年暫然暫匹蔑反暫然暫見也南董之筆南謂春秋南史氏也左傳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少弟又書焉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董謂晉太史董氏也左傳宣二年晉靈公欲殺趙盾而盾弟趙穿弑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弑者趙穿董狐曰子爲正卿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又左傳昭十五年王

曰昔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注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太史籍黶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為董氏也董狐其後

八月齊蕭衍克尋陽

初齊涪陵王寶卷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為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蕭衍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因俘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為江州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意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勢不得不降乃引兵下至尋陽伯之束甲請罪初巳東之亂司馬席恭祖不從見殺至是其子謙為新蔡太守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隕不二伯之殺之衍以伯之為江州刺史虎牙為



徐州刺史集覽幢主官名也諸幢主並九品下階

齊巴東西軍至上明

齊魯休烈蕭璝破峽口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馳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泝流上江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少時持重耳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徃徵不為難至穎胄乃遣蔡道恭拒璝質實上明城名按一統志在荊州府松滋縣境內晉荊州刺史桓冲自襄陽退屯於此時所築

九月齊蕭衍引兵東下

齊主寶融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鄭紹叔守尋陽引兵東下謂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比

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絶

魏築洛陽諸坊

魏司州牧廣陽王嘉請築洛陽三百二十五坊各方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詔發畿内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

魏立后于氏

烈弟勁之女也

冬十月齊蕭衍圍建康

衍既克江郢涪陵王寶卷遊騁如故聞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李居士自

新亭選精騎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被擒衍至新林遣呂僧珍據白板橋李居士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壍裏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壍拔栅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十月寶卷遣將軍王珍國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陳於朱雀航南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矟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不能抗寶孫切罵諸將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軍遂大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寶卷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衍鎮石頭寶卷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遣弟秀鎮京口恢鎮破墩從弟

景鎮廣陵集覽薄之左傳宣十二年孫叔曰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注薄迫也蒲各反或音博雀航注見晉明帝大寧二年

十一月魏以北海王詳爲司徒

初詳欲奪彭城王勰司徒故譖而黜之又以司空長史于忠鯁直忿之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忠以討咸陽王禧功封魏郡公遷武衛將軍詳因忠表讓勸魏主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

齊尚書令巴東公蕭穎胄卒考異提要無巴東公三字

穎胄以蕭璝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而卒夏侯詳祕之徵兵雍州蕭憺將兵赴之璝等亦聞建康已危

衆懼而潰及魯休烈皆降詳乃殺顏冑喪贈丞相謚獻武於是衆望盡歸於衍詳請與憺共參軍國詔以詳為僕射荊州刺史憺行府州事

書法 顏冑官爵寶融所命也予寶融故顏冑卒具官如恒稱

魏以任城王澄都督淮南軍事

魏鎮國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掃土興兵順流東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可收岷蜀斷絶又命揚徐聲言俱舉建業窮蹙文軌可齊一喪此期則并吞無日矣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亦言廣陵淮陰觀望得失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

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為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使為經略既而不果懷賀之子也　**集覽**　文軌可齊謂可混一區宇也記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

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侵齊戰于赤亭齊人敗績　**質實**　赤亭城名按一統志在岳州華容縣南五十里三面臨水極為阻隘

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君臣交爭無暇外維州鎮請使兩荊之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二豫之軍直據南關不過十旬克之必矣元英又奏義陽孤絕密邇王土若失此不取恐為深患魏主從之益宗遂侵齊齊建寧太守黃天賜與戰敗績　**質實**　隨雍按一統志隨元魏之州名治隨縣隋

初廢後置唐初因之天寶初改漢東郡乾元初復為隨州宋初置崇義軍後復為隨州元徙治黄僊洞本朝因之改屬德安府雍東晋之州名治宜城縣梁改置南雍州西魏改曰襄州隋初廢尋置襄陽郡治襄陽縣唐初復置襄州山南東道治此五代梁唐置忠義軍宋改為襄陽府元改為襄陽路本朝復為襄陽府隸湖廣道建寧劉宋之郡名治石首縣梁省之故城在荆州府城東一百八十餘里

書法 魏三書伐齊矣此其書侵何寶融正也至梁初則書伐矣

十二月齊人弑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自為大司馬承制

齊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涪陵王寶卷拜蔣子文神為鍾山王及衍至又尊為靈帝迎入後堂使巫禱祀悉

以軍事委王珍國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寶卷常於殿中騎馬出入以金銀為鎧胄飾以孔翠晝眠夜起一如平常及長圍既立屢戰不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情怨怠皆思早亡莫敢先發法珍蟲兒說寶卷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及其副張稷懼禍謀弑寶卷使後閤舍人錢強夜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寶卷方在含德殿作笙歌兵入斬之稷名僕射王亮等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寶卷首遣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偽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志僧虔之子也衍與雲有舊即留參帷幄亮在朝以依違取容衍至新林百僚皆間道送款亮獨不遣城中出者多被刼剝楊公則獨帥麾下親衛送之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圖籍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法珍蟲兒咺

之等四十一人皆以屬吏以宣德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以衍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為長史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盪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領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并法珍等誅之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

書法 弑者王珍國等也不書書國何君無道也追廢寶卷曷為不書奉太后令太后在宣德也故書以以也者託也終綱目弑稱國者八詳周安王六年

發明 世之論積善者或謂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舜為父而有商均遂以為天道不可必而善惡之報亦有時不然為是說者是特論天道之變而未論天道之常也然唐虞雖有不令之子二帝

能知而與賢故其傳祀遂至百世不絶天道又曷嘗少借哉江左列國嗣子皆狂如宋之義符子業及昱齊之昭業寶卷其罪其惡無復人理烏有為萬物之靈具五常之性而其所為狂悖一至於此雖有臯夔稷契伊傅周召數十百輩環列於其側亦不能輔之使久存是何不肖頑蠢之物率生於有國之家如此哉嗚呼曷不反諸其初而求之乎劉裕戕滅晋室武陵縱慾殺戮湘東絶滅支庶至於道成父子之屠戮劉氏而宣城之所以勦滅高武無遺育者其不善之積先後如出一轍故天理之報昭昭如彼夫豈有毫釐之爽哉綱目於寶卷之弑以齊人書者明齊國之人苦其暴虐皆欲賊之爾其不書主書君而書涪陵王者予齊人之廢黜不以之為君也既已弑矣而猶書追廢之者惡其不道故予其廢放以重其罪也夫寶卷乃蕭鸞之子鸞之所以為寶卷慮者悉矣當其索香火嗚

咽流涕之時惟恐高武子孫有一之不盡以為後患而不知為後患者非高武之子孫也且夫滅人之子孫而欲安吾之子孫出乎爾者必反乎爾天道其肯容之哉臣故因寶卷之事詳而論之以為天下後世之鑒云

齊大司馬衍執豫州刺史馬僊琕吳興太守袁昂既而釋之

齊蕭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僊琕擁兵不附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僊琕先為設酒乃斬於軍門以狥衍圍宮城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覬之子也衍使江革為書與昂曰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一餐微施尚復投隕況食人之祿而

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武康令傅琰謂昂曰昔太尉遭元嘉之禍開闢未有故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故不顧夷險以狥名義今嗣主昏虐不悛荆雍協舉天人之意亦可知矣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廵撫東土敕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僊琕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僊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僊琕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皆厚遇之

集覽薦璧薦進也璧玉也古者贄見之禮必有所執公侯伯子男執玉是也大尉遭元嘉之禍宋文帝元嘉末太子劭弒

其君而自立袁昂叔祖淑不從命被殺司徒當寄託之重司徒謂袁昂叔父袁粲也蕭道成弑宋主昱袁粲謀誅道成不克乃下城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道成殺之

書法 執善辭也書執以嘉二子之守書既而釋之以嘉蕭衍之量

發明 寶卷荒淫不道而儇理昂爲之死守是亦不知天理者也然儇理昂身居外服則亦惟知守職而已他何預焉効死勿去乃其責也綱目書執書官則見二人不降之意書既而釋之則見蕭衍不殺義士之意是皆予之之詞也書法如此其爲斯世勸多矣

齊大司馬衍入鎮殿中

書法 特筆也入鎮殿中其不爲帝也幾希矣

○齊始興内史王僧粲襲湘州不克

僧粲自稱湘州刺史引兵襲長沙去城百餘里長沙人皆欲走行事劉坦悉聚其舟焚之遣軍拒僧粲數戰不利前鎮軍鍾玄紹刻日翻城應僧粲坦聞其謀陽爲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具得本末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無所問州郡遂安建康平楊公則還州僧粲等散走公則克己廉愼輕刑薄賦頃之湘州户口幾復其舊

壬午齊中興二年梁高祖武帝蕭衍天監元年魏景明三年○是歲齊亡梁代 考異 提要分注無是歲齊亡梁代六字

春正月齊大司馬衍迎宣德太后入宫稱制二

月衍自爲相國封梁公加九錫

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雲爲諮議約爲司馬昉爲記室參謀議謝朏何胤先棄官居家衍奏徵爲軍諮祭酒朏胤皆不至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衍然之召雲等告之雲對畧同約旨衍曰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雲至殿門不得入約出閤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曰我起兵三年矣諸將不爲無功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乃詔進集衍位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置百司

覽昉甫兩反休文
沈約字休文

書法入綱目書太后稱制多矣未有書迎者此其書迎何衍志也凡書治國事臨朝稱制皆譏也免者惟晉褚氏宣德其次乎終綱目書治國事二書臨朝御殿稱制者凡二十有二詳周赧王八年

梁公衍殺齊湘東王寶晊質實湘東國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五年衡陽

寶晊頗好文學衍忌之稱其謀反并其弟寶覽寶宏皆殺之

書法於是梁伉已甚隱若一敵國矣綱目不繫梁於齊所以著其伉也若曰梁人殺齊人云耳

梁以沈約為僕射范雲為侍中

梁公衍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為言未從雲與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

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内想望風聲奈何襲亂亡之跡以女德爲累乎茂起拜曰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爲念不宜留此梁公默然雲即請以余氏賚茂梁公許之賜雲茂錢各百萬

梁公衍進爵爲王考証進爵上當書自字○三月梁王衍殺齊邵陵王寶攸等三人鄱陽王寶寅出奔魏

衍殺齊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鄱陽王寶寅穿墻夜出遁匿山澗晝伏宵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仍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澄深器重之

質實東城注見漢高帝五年

書法自書蕭衍自爲相國以下書法亦如蕭道成反復之理可畏也哉

齊主發江陵以蕭憺都督荆湘六州軍事

齊主東歸以蕭憺為荆州刺史荆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為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荆人大悅

夏四月梁王衍稱皇帝廢齊主為巴陵王遷太后于別宮封拜其功臣有差

齊主至姑孰下詔禪位于梁四月宣德太后遣尚書令亮等奉璽綬詣梁宮梁王即位于南郊贈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奉和帝為巴陵王宮于姑孰奉宣德太后爲齊文帝妃封文武諸臣車騎將軍

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以王亮爲尚書令王瑩爲中書監沈約爲僕射范雲爲吏部尚書

梁王衍弑巴陵王于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

梁主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頷之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揩殺之王之鎮荆州也琅邪顏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即位爲御史中丞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集覽南海郡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州

質實巴陵國按一統志南齊所置治巴陵縣梁改爲巴陵郡兼置巴州隋初郡廢改州曰岳州大業初改爲羅州尋復爲巴陵郡唐初復爲岳州天寶初復爲巴陵郡乾元初復爲岳州宋初改爲岳陽軍節度元置岳州路　本朝改路爲

府隸湖
廣道

書法 予節也終綱目書死之五十四若其禪代之際能死節者顏見遠一人而已矣

發明 湯放桀武王伐紂二君不失爲聖人寶卷罪惡昭著蕭衍苟欲自爲則舉兵南下數其罪而誅之若湯武之所爲然後舉齊氏之後封以一國使不泯其祀是亦足矣奚必假寶融之名以爲篡取之地哉且夫已立之已廢之又從而弑之將誰欺哉曷若於初而正其名乎書法如此其罪其惡固不可得而諱也吁○綱目書法極不苟如顏見遠既書死之其予之之意固已甚明然且必繫之齊者則見爲齊之臣子不失齊之臣節是以所書如此深味此類則綱目之意庶可得而明之矣

梁立贖刑條格

書法入綱目以來書詔民得贖罪矣漢元朔六年又書令死罪入贖矣漢天漢四年又書詔聽有罪亡命者贖矣漢永平八年皆一時之政未立條格也立為條格自梁始終綱目書贖刑三皆梁也是年甲申年巳丑年

○梁以蕭寶義為巴陵王

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使奉齊祀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梁主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茍無期運終必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酖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為患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卿輩以壹物心於時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我與卿宗屬未遠情同一家豈可遽

如路人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為卿兄弟報仇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卿家也曹志魏武之孫為晉忠臣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清顯竟以壽終

書法　前書弒巴陵王矣此書以寶義為巴陵王其予梁予弒一巴陵立一巴陵且非廢疾則久矣其為寶攸矣何予焉其視汝陰滅其族者薄乎云爾而已

梁徵謝朏何胤何點不至

梁徵謝朏何胤為光祿大夫何點為侍中胤點終不就

書法　書不至何嘉節守也梁室革命萬物維新而獨能守節不屈與常書徵士不至者又果矣

梁置謗木肺石函

梁主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冤沈莫達者投肺石函梁主身服浣濯之衣常膳惟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名見於前勗以政道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由是廉能莫不知勸

集覽 肺石周禮以右肺石達窮民注肺石赤石也置之外朝門右凡嫴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沈括曰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存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誌但漫剝不可讀案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其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肉食莫言謂有祿有位者不為言之於上也

即鄭玄所謂其長弗違之義左傳莊十年肉食者謀之注肉食謂在位者

魏滅魯陽蠻

集覽魯陽縣名注見漢獻帝初平元年

魯陽蠻圍魏湖陽將軍李崇擊破之徙萬餘戶於幽并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

質實湖陽按一統志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東漢因之晉省入棘陽縣後魏復置西魏於此置湖州後州廢唐以縣屬唐州元廢之故城在南陽府唐縣南

五月盜入梁宮捕得伏誅

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夜帥其徒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殺衛尉張弘策軍司馬呂僧珍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卻將軍王茂張惠紹引兵赴救討捕悉誅之

書法盜者何孫文明也張良復讐綱目以韓人書之此亦復讐也其書盜何文明嬖倖陷君於昏以至亡國乃眞盜也綱目惡逢君故書曰盜是故亡國之臣一也不為已亡則張良以復讐而書韓人苟為已亡則文明以復讐而書盜

發明昔春秋襄二十五年書齊崔杼弑其君光考之左氏其臣有賈舉州綽等十人死之然皆不得以死節書胡公安國傳之曰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此十人者皆逢君之惡從君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乃其私暱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今寶卷之死其臣孫文明等雖曰作亂要亦報君之仇效節於其君者而綱目直書曰盜何哉此曹皆東昏嬖倖之臣助桀為虐正所謂從君於昏者爾不書曰盜尚奚書哉或者又謂綱目以其微賤之故所

書如此殊不知綱目顧理不顧勢仲道不伸邪有如王莽時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可謂微乎微矣而綱目不以盜書也使孫文明等果有爲君討賊之義綱目自當正色書之今不惟書盜而又書曰捕得伏誅則其懲惡之義尤更彰彰明矣夫綱目雖急於治簒弑之人若其嬖倖昏亂之徒則亦綱目之所不予者況寶卷之惡又非其他昏亂者之比此曹自當受飛廉惡來之誅幸而漏網而又覆出爲惡書之曰盜夫復何說君子固當深考而黙察之則得之矣

梁江州刺史陳伯之反兵敗犇魏

伯之目不識書與奪决於主者鄧繕有舊恩於伯之伯之以爲别駕河南褚緭居建康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頻造尚書范雲雲不之禮緭怒投伯之大見親狎伯之又以朱龍符爲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爲姦利

梁主遣人代繕伯之不受命繕於是日夜說伯之反繕等共贊成之伯之乃集府州僚佐謂曰奉齊建安王教帥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即命蕃嚴使繕詐為蕭寶寅書以示僚佐名臨川內史王觀為長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兵拒守詔以王茂為江州刺史帥衆討之伯之謂繕等曰今先平豫章然後席卷北向以撲飢疲之衆不憂不濟六月引兵趣豫章攻不能下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間道渡江與虎牙及繕等俱奔魏

集覽 繕于貴反建安王教建安王名寶寅教猶敕令也

正誤 建安王今按寶寅即鄱陽王時奔在魏復稱初封之號齊明帝建武元年初封爲建安王

書法 伯之當反自謂身受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則義舉也曷爲以反書伯之之報當在蕭衍克

尋陽時也使不東甲請罪誠死如席恭祖猶不得以死節書今既受命爲江州矣非反何哉

六月梁益州刺史劉季連反

梁主以鄧元起爲益州刺史遣左右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諭旨季連受命飭還裝元起始得之官初季連爲南郡不禮於元起都録宋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爲元起典籤請先使檢抆資糧縁路奉迎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見人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至必誅季連禍及黨與季連亦懼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彊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復反收道琛殺之元起至巴西太守朱士畧納之蜀民投附新故三萬餘人糧食乏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

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乜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覩德若紏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膺退帥富民上軍資米得三萬斛

秋八月梁定正雅樂

梁主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爲通每通施三絃黄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律以是爲差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黄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爲差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鎛鍾雜以編鍾編磬衡鍾凡十六簴至是

始設十二鎛鍾各有編鍾編磬凡三十六簴而去衡鍾四隅植建鼓

集覽

雅樂國樂以雅為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自制四器制造也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黃鍾十一月律中黃鍾正義曰白虎通云黃中和之氣也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應鍾十月律中應鍾正義曰白虎通云應者應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黃鍾笛隋音樂志笛竹之屬凡十二孔漢武時丘仲所作也京房備五音有七孔以應七聲黃鍾之笛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奇飲古鍾玉律隋音樂志飲作與一本飲作依韻會舉要曰度聲曰飲飲去聲八音絲竹金石匏土革木也七聲鄭譯曰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更加變宮變徵是為七音又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四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

蔟爲八始是爲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十
應鍾爲冬是謂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爲七也鎛鍾十
二辰頭鈴鍾也顏師古曰鎛音伯各反鎛鍾十有二
架以當十二辰之位三輔黃圖云凡鍾十六板同爲
一簨簴者爲編鍾特縣者爲鎛鍾隋音樂志曰金之
屬二一曰鎛鍾二曰編鍾每鍾縣一簨簴案禮書云
鎛師掌金奏鎛韋昭杜預皆云小鍾儀禮鎛從薄與
越鎛之鎛同編鍾小鍾也大小以次編而縣之上下
皆八合十六鍾縣於一簨簴也杜子春讀編爲編書
之編編磬用玉若石爲之也縣如編鍾之法杜佑通
典曰梁有銅磬則今之方響也方響以鐵爲之代磬
唐禮樂志方響體似應石審此則是出于編磬之制
而梁始爲之者也衡鍾案隋音樂志曰衡大於鎛也
夢溪筆談曰今太常鍾鎛皆於甬本爲紐謂之旋蟲
側垂之所謂衡者鍾靡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
横括掛之横括所謂旋蟲是也簴與鐻通注見秦始

皇二十六年鍾鎛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柱貫之謂之楹鼓周人縣之謂之縣鼓近代相承植而貫之謂之建鼓顏師古曰建立也一名植鼓謂植木而旁縣鼓焉

冬十一月梁立子統爲太子考異提要作梁主立其子統

統生五歲能徧誦五經

梁大旱饑

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饑死

癸未梁天監二年魏景明四年春正月梁以沈約范雲爲左右僕射尚書令王亮廢爲庶人考異提要無左右字

書法廢辭有二廢某爲庶人者無罪之辭也某廢爲庶人者有罪之辭也亮則曷爲罪之亮在前朝依違取容罯成獻首則身爲之倡既乃奉璽綬詣梁宮是則罪之大者也

○劉季連降梁

成都城中食盡人相食劉季連計無所出梁主遣主書宣詔受季連降季連肉袒請罪鄧元起遷季連于城外俄而造爲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元起送季連詣建康入東掖門數步一稽顙梁主笑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卧龍之臣邪赦爲庶人集覽不及公孫述漢光武時公孫述據蜀自稱天子後岑彭降之光武與述書陳言禍福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卧龍之臣徐庶謂漢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

夏四月魏以蕭寶寅為齊王

寶寅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以寶寅為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以伯之為江州刺史屯陽石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慟哭至晨過朞猶絶酒肉悴色粗衣未嘗嬉笑

梁頒新律

初梁主命删定郎蔡法度損益舊律至是書成詔頒行之

五月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將軍周捨同參國政

考異　提要無僕射二字

雲盡心事上如無不爲臨繁處劇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勉每有表奏輒焚其槁捨豫機密二十餘年國史詔誥儀禮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謔終日而竟不泄機事衆尤服之

梁斷郡縣獻奉

斷諸郡縣獻奉二宮惟諸州及會稽許貢任土若非地產亦不得貢

集覽 許貢任土禹貢序任土作貢蔡氏集傳曰任土者任土地所宜而制貢也

書法 梁之新政於是有可稱者是故置謗木肺石書斷郡縣獻奉書

六月魏發兵伐梁

魏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斷東關欲令漅湖泛溢以灌淮南諸戍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請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應機經略雖混壹不能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魏發六州二萬人仲秋畢會幷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畧 集覽 東關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 漅湖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

書法 書伐何梁墓也於是寶寅請兵魏主從之故書伐

梁以謝朏爲司徒

朏逃竄年餘一旦輕舟自出詣闕以爲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謁角巾白輿詣雲龍門謝詔乘小車就席明日梁主幸其宅宴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朏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集覽 角巾

注見漢獻帝建安四年葛巾

書法 朏於宋齊梁代謝之際可謂清矣齊初嘗廢于家後復仕齊爲侍中爲令也逃竄年餘一旦自詣旣拜新命乃復不省職事則此出亦何爲哉雖與點肩同書不至終有間矣然則朏蓋巧於自脫者而爲臣之道則未爲盡也綱目前書徵不至此書爲司徒蓋深譏之

秋七月魏復鹽池之禁

魏旣罷鹽池之禁而其利皆爲富彊所奪乃復收之

魏以彭城王勰爲太師

魏主以勰爲太師勰固辭魏主賜詔敦諭又爲家人書祈請懇至勰不得已受命 集覽敦諭謂敦

勉諭曉也

冬十月魏都督元英攻梁義陽拔數城攻阜陵不克

梁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保賢首山爲三柵英勒軍圍之柵民斬由降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分兵擊東關拔關要潁州大峴三城白塔牽城清溪皆潰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先是梁遣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宗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梁乃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集覽 義陽注見武帝太清二年阜陵注見晉明帝咸和元年

質實 潁州按一統志後魏所置治汝陰縣取潁水爲名齊罷州置郡隋初廢大業初復置唐初置信

州尋改潁州天寶初改汝陰郡乾元初復爲潁州五代因之宋置順昌軍政和中改順昌府治汝陰縣金復爲潁州元屬汝寧路本朝因之改屬鳳陽府大峴山名在和州含山縣東北一十三里上有大峴亭齊末裴叔業據壽陽畔蕭懿據大峴拒之即此焦城即南北譙城也南譙城有二一在滁州全椒縣北二里梁置南譙州於此又云在桑根山下一在州西南八十里北齊徙州治於此隋初改爲滁州大業初改爲清流縣即此北譙城在全椒縣西北二十里梁置郡治此後廢淮陵漢之縣名屬臨淮郡晉乃舊宋廢之故城在鳳陽府盱眙縣舊招信縣西北二十五里

魏以僕射源懷爲行臺巡北邊

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乃加僕射源懷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賑貧乏考殿最事之

得失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飢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藉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撿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懷又奏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請一切五分損二魏主從之

梁吉翂請代父死梁主赦之集覽吉翂姓名也翂敷文反

馮翊吉翂父為原鄉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

何受人教邪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玢曰異哉王尹何量玢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玢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質實 原鄉按一統志漢之縣名屬吳興郡晉宋齊梁因之後廢唐復置屬雉州尋廢之故址在湖州府長興縣東南十八里

書法 緹縈請贖父刑不書此何以書贖刑之與代死異矣故特書除肉刑以著孝文之仁若吉玢之孝梁主之仁皆不可以不書也故交予之

發明 吉玢請代父死而梁主因而赦之毋乃長姦僞乎觀玢對獄之詞固非僞爲之者然玢父爲姦吏所誣玢合先辨明其罪聲枉於朝苟不能伸則死未爲晚而玢急於代父不暇他及綱目亦

表而出之爲世勸也

魏散騎常侍趙修有罪伏誅

修恃寵驕恣爲衆所嫉高肇從而構之中尉甄琛黄門郎李憑廷尉王顯素謟附修懼連及助肇攻之魏主命尚書元紹檢訊下詔暴其姦惡免死鞭一百徙敦煌爲兵甄琛王顯監罰欲令必死密加鞭至三百即名驛馬縛置鞍中急驅之行八十里乃死魏主聞之責元紹不重聞紹曰修之佞幸爲國深蠹臣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受萬世之謗魏主以其言正不罪也明日甄琛李憑坐修黨免官散騎常侍高聰與修尤親狎以諂事高肇獨得免

書法

赦免死徙矣監罰者加鞭急馬驅之至死其書伏誅何罪宜誅也是故苟宜誅也則趙修

以監者鞭驅至死書伏誅鄭儼以部下所殺書伏誅綱目惡惡之意深矣

甲申 梁天監三年 魏正始元年

春正月梁襲魏壽陽不克

梁將軍姜慶眞乘魏任城王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合擊之慶眞敗走

集覽 登陴猶言升城也陴頻眉反字或從人或從土又通作僻釋名云城上垣也於其孔中俾倪非常左傳守陴者皆哭杜預曰陴城上僻倪也

魏攻梁鍾離梁遣兵救之大敗

魏任城王澄攻梁鍾離梁主遣將軍張惠紹等將兵送糧澄遣將軍劉思祖邀之戰于邵陽大敗梁兵俘

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元暉求二婢於思祖不得事遂寢詔澄以四月淮水將漲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還壽陽軍還狼狽失亡四千餘人軍司賈思伯爲殿澄曰仁者必有勇於思伯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

集覽鍾離注見武帝天監質實邵陽按一統志洲名在鳳陽舊府城東北六十里淮水中魏元英圍鍾離梁命韋叡救之夜趣於此截洲爲城

夏五月魏司徒北海王詳有罪幽死

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請託公行中外嗟怨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魏主弄權納賄詳亦附焉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魏主專委以事肇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乃譖之云詳皓謀逆四月魏主召中尉崔

亮使彈詳皓詔賜皓死宥詳免爲庶人徙太府寺圍禁之詳遂暴卒先是有獻雞雛四翼四足者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又有雄雞生角劉向以爲小臣執政之象石顯伏誅之效也靈帝時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但頭冠未變蔡邕以爲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翼足衆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魏主由此愈重光高肇說魏主使羽林虎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勰志尚高邁

避事家居而出無山水之適處無知己之遊獨對妻子常鬱鬱不樂**集覽**巧思去聲機巧之思也鳴將詩庭燎篇鸞聲將將注將七羊反聲也**正誤**雌雞化雄冠距鳴將令按將如字漢書顏師古註距雞附足骨鬬時所用刺之將謂帥領其群也言雌雞化雄有冠有距能鳴能將其狀皆備與雄無異也

梁司州刺史蔡道恭卒

魏人圍梁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應手摧卻相持百餘日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呼從弟靈恩兄子僧勰及諸將佐謂曰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眾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

魏大旱

魏大旱邢巒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爲帳扆銅鐵爲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逮景明初貢篚相繼商估交入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茍非爲之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集覽 帳扆 幬謂之帳帳張也扆在後所以依倚也三禮圖扆從廣八尺畫斧今之屏風則其遺象也扆於豈反幬大到反單帳也貢篚篚竹圓器也盛於篚而貢焉

秋七月梁角城降魏質實 角城按一統志晉之縣名屬宿豫郡齊梁因之後魏屬南徐州隋省之故址在淮安府宿遷縣東南百餘里 ○八月梁義陽降魏魏立元英爲中山王質實 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梁遣將軍馬仙琕救之轉戰而前兵勢甚鋭元英結壘士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掩英營英偽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突陳横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敗走永復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盡鋭决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勢窮遂降於魏三關戍將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魏立英為中山王梁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所知無隱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已梁主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悦為刺史

集覽偽北偽詐也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逐

北三關注見武帝天監八年

質實

士雅山按一統志在汝寧府信陽縣南六里梁天監中魏將元英嘗築壘於此

九月魏築九城于北邊

柔然侵魏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指授規略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爲禦敵之要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仍遭旱飢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壘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剪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集覽

行北邊行下孟反巡視也犬牙相救言地之形勢如犬牙之交

互相入定鼎成周夏禹收九州之牧所貢金以鑄九鼎於荆山下以象九州之物乃三代傳國之寶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武王遷之成王定之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後秦昭王取之然一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中始皇併天下而周鼎䓗聞焉案郟鄏即河南洛陽也今魏遷都洛陽故云定鼎成周

魏詔群臣議樂

高祖詔高閭公孫崇考定雅樂久之未就會高祖殂高閭卒景明中崇上所調金石及書至是魏主始命八座以下議之以集覽八座注見晉武帝太康四年

冬十一月魏營國學

時魏學業大盛燕齊趙魏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衆

梁除贖刑法○十二月魏更定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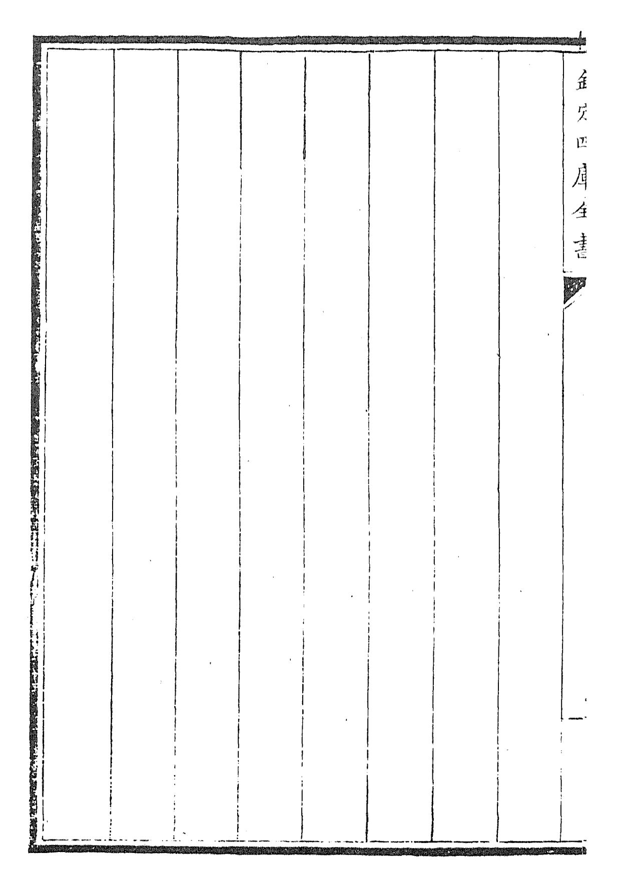
詔殿中郎等議定律令彭城王勰等監之

書法　魏自辛未使崔浩定律令至是凡五更而魏亦自是衰矣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九

謹按第七頁前二行輝和爾舊作畏兀兒今改

三行達嚕噶齊舊作達魯花赤又吐魯番舊作土魯番今並改後倣此　四行哈克繖舊作哈散又賽音特穆爾舊作賽因帖木兒又斡齊爾舊作瓦赤剌今並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椿